

從大地上升起



營地裏像是被投進了一枚炸彈，所有的狗突然一起吠叫起來。

我看了一下錶，已經是凌晨兩點。

此時我已經完成了一天的工作，正在接收查看出版社編輯的郵件和微信留言，已經準備休息了。

這陣莫名其妙的吠叫突如其來，顯然是有什麼驚擾了牠們。

這不太符合常規。

我熟悉自己的狗，只是根據吠叫聲就可以判斷出牠們示警的原因，陌生人或是野獸靠近營地，牠們的叫聲是有區別的。

而且，牠們也有自己每日吠叫長嘯的規律和節奏。

每天某個特定的時間，由我的三頭捷克狼犬引領，牠們會進行一次長達一分半鐘的嚎叫。捷克狼犬，這種世界上最像狼的犬，也許是因為牠們在培育的過程中被刻意保留了狼的一部分基因，牠們不太善於吠叫，更願意用長嚎來表達自己的情感。

這是牠們每天雷打不動的儀式。先是由三頭捷克狼犬起頭，發出如同來自遙遠地平線上狼群集聚時的悠長嚎叫。這叫聲彷彿從虛無中誕生，並沒有打破草原無邊的寂靜，似乎只是這寂靜期待已久的點綴。這是一個引子，像是一朵剛剛燃起的火苗，引得所有的狗依次加入這場如同向遠古祖先致敬般的合唱。牠們一天中會集體嚎叫數次，可以將這視為牠們體內荒野血脈的覺醒，當然可能更多僅僅是因為無聊。我的朋友瓦然泰來訪時碰到這種情況，總會調侃，“狼嚎叫，是因為牠們看到了北極光”。我記得這好像是法國電影《最後的獵人》中的台詞。

這種狂野的合唱一般一天會有三到四次，凌晨的這次，牠們會比較青睞一點左右這個時段。

就在不到一個小時以前，牠們剛剛完成合唱，各自睡去。牠們已經為完美的一天畫上了句號，或者說這也是新一天的開始。

此時牠們發出的不是面對曠野悠然慨歎般的低沉嗥叫，牠們顯得過於興奮——長嚎、短促的吠叫、吞嚥空氣般的鳴咽……我聽到牠們在犬舍裏往復奔跑，跳起來撞踏圍欄發出轟然巨響，甚至隔著犬舍的圍欄在互相狂野地撕咬。

從動靜來看並不是陌生人或者野獸正在接近營地。

剛才臥在我腳邊地毯上沉睡的獵犬尼斯格勒^①在聽到混亂聲響的一瞬間暴立而起，結果頭重重撞在頭頂的桌子上，發出一聲悶響。但這並沒有影響牠直接衝到門邊，衝著外面發出幾聲憤怒的咆哮。看我沒有跟過去為牠開門，牠又氣急敗壞地跑回桌邊，躍起身將兩隻前爪搭在桌面上，望著窗外，發出急切的狺狺低鳴。

剛才牠頂撞桌子時震翻了上面的茶杯，我剛拿了抹布，準備擦乾淨桌面上的茶水，這回牠又把茶壺弄

① 蒙古語，飛機之意，形容此犬擁有非凡的奔跑能力。

倒了。

沒有辦法，我只能走過去打開房車的門，清新的空氣立刻湧了進來。

這是秋日草原清冷無風的夜晚，月色明亮。

我努力將躁動不安的尼斯格勒擋在身後，畢竟還是要先弄清楚群犬暴亂的原因才好。

牠們響亮的叫聲震得整個營地嗡嗡作響，在這混亂中，我分辨出從營地東南方向傳來的犬吠聲，那個方向是通古勒嘎大叔家的位置。

隱約傳來的叫聲應該屬於大叔家那三頭牧羊犬^①，叫聲急切而憤怒，那是牧羊犬面對入侵的野獸才會發

① 牧羊犬：此處指蒙古牧羊犬。內蒙古草原牧區大型原生犬種，曾廣泛分佈於歐亞草原牧區，現主要分佈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和蒙古國境內，在俄羅斯也有少量分佈。此犬種體碩毛長、體格健壯、性情兇猛，適應北方極度嚴寒的氣候，草原遊牧民飼養其用於驅趕野獸、護衛營地和放牧羊群。這一犬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比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更久遠的年代，這一古老的犬種與藏獒、高加索牧羊犬、中亞牧羊犬等大型東方咬狼猛犬有極其密切的血緣關係。目前，由於缺乏保護意識，優良的個體已經非常稀少，僅在一些偏遠的牧場還有少數純種個體存在。

出的叫聲。正是這三頭狗的叫聲中攜帶的某種信息，讓我營地犬舍裏的狗變得如此瘋狂。

就在我仔細傾聽大叔家那邊的犬吠聲時，身後的尼斯格勒用力擠開了我衝了出去。牠的肩膀撞在門框上，發出巨大的響聲。從驚醒到現在，牠已經完成了兩次結結實實的碰撞。牠沒有選擇梯子，直接從房車上躡下，幾個縱跳便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牠頭也不回地奔向大叔家的方向。顯然那邊有更強大的力量在吸引著牠。

牠年輕而有活力，甚至因為自己不斷滋長的力量而沾沾自喜，牠每一刻都在尋找機會展示這種力量。但顯然牠還沒有學會掌控自己的力量，所以總是跌跌撞撞，磕磕碰碰。

我拿了車鑰匙，開著車追了過去。

我將油門踩到底，終於看到尼斯格勒的背影。

牠跑得暢快淋漓。前方高坡上是用幾十片哈廈^①圍

① 蒙古語，指片狀的簡易圍欄，可迅速組合成臨時羊圈。過去多為木製，現在多為金屬，更為結實耐用。

起來的簡易羊圈。這個季節，羊群進棚圈還太早，晚上就會被圈在這裏。

通古勒嘎大叔家的三頭狗正圍著羊圈來回奔跑，衝天吠叫。羊圈裏羊群騷動揚起來的漫天灰塵，在車燈前像深海中被一條游過的大魚攪起的混濁泥沙，慢慢升騰。

尼斯格勒越跑越快，我甚至可以看見牠每次蹬踏地面時揚起的灰塵。

衝到羊圈前，尼斯格勒幾乎沒有任何停頓，越過哈廈，一頭扎進灰塵瀰漫的羊圈，像衝進狂風揚起的塵團。沒有辦法，牠是獵犬，在我的營地裏，牠的身份更多的時候只是一頭護衛犬或者說伴侶犬，儘管牠從前並沒有機會追獵野獸，但有些血脈中的東西還是藏不住的。騷動的羊群，空氣中若有若無的荒野的氣息，牠無法控制自己捕殺這頭襲擊羊隻的野獸的熱望。

我將車停在羊圈前十幾米的地方，這樣整個羊圈也就都籠罩在車燈的強光之下。大叔家的三頭牧羊犬此時正滿嘴白沫，氣急敗壞地隔著哈廈高聲吠叫。

車上並沒有什麼趁手的武器，我只得從車門上放工具的儲物格裏抽出一把扳手。我衝到羊圈前才意識到，自己根本無法給尼斯格勒提供任何幫助。

羊圈裏的羊一隻緊貼一隻，像葵花盤上的葵花籽一樣密密匝匝地擠靠在一起。羊天生膽怯，當面對危險的時候，牠們會緊緊地擠在一起，周圍是自己的同伴，會讓牠們感到安全。

在揚起的灰塵之中，我隱約看到尼斯格勒正在這些緊緊擠在一起的羊的脊背上奔跑。牠跑得跌跌撞撞，爪子不時地陷落到羊與羊之間的縫隙裏，但是牠幾乎立刻就會調整過來，抽出陷落的爪子，像那些在梅花樁上遊走的武林高手，快速地在羊的脊背上跳躍奔走，只為揪出藏在羊群中的野獸。

根據以往的經驗，我估計這野獸大概率會是狼。

這些年狼已經沒有早些年那樣猖狂了。上一次營地附近出現狼還是七八年前的事。那只是一頭過路的狼，我只來得及看到牠的身影在黃昏的地平線上匆匆

而過，消失在莫日格勒河^①邊的紅柳叢裏。

羊群在緩慢地蠕動，揚起更多的灰塵。車燈打得足夠明亮，卻也幾乎看不到羊群裏面的情況。這些羊驚恐的眼睛反射著車燈光，在灰塵之中泛起無數熒光，像夜空上的點點繁星。

終於，我辨別出尼斯格勒隱約的輪廓，牠像一隻捕食雪下小鼠的狐，高高地躍起，然後不顧一切地扎進羊與羊之間的縫隙。一擊不中，牠又從羊的壁壘中迅猛地掙脫，繼續在羊的脊背上奔跑搜索。那野獸就藏在羊群之下。

我看了一眼手中的扳手，又跑回車裏，拿起一捆套馬繩。也許，我可以在尼斯格勒將狼趕出來的時候，扔出皮繩將狼套住，以助牠一臂之力。

我再折返回來時，聽到在羊群的正中間，傳來了

① 莫日格勒河：發源於大興安嶺西麓，由東北向西南流經呼倫貝爾草原，注入呼和諾爾湖後繼續流向海拉爾河，屬於額爾古納河水系，因流路迴環曲折，有“天下第一曲水”之稱。莫日格勒河流域的廣闊草場以水草豐美著稱，是陳巴爾虎旗牧民的傳統夏營地。

尼斯格勒與野獸撕咬的鏗鏘有力的咆哮。牠找到了那頭野獸，但我什麼都看不見。

我衝到哈廈前，揚起的灰塵嗆得我幾乎無法呼吸。

正在此時，通古勒嘎大叔拎著手電筒不緊不慢地過來了。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讓他著急的事，他相信時間的力量。

我剛跟大叔打了個招呼，圍著羊圈吠叫的三頭牧羊犬突然發出爆裂般的咆哮，直接繞到羊圈的另一側去了。

我和大叔跟著轉了過去。我只來得及看到尼斯格勒跳出羊圈、向黑暗中追逐而去的背影。顯然，那頭野獸逃走了。

大叔家的三頭狗也跟了上去。

我和大叔上了車，向尼斯格勒追逐的方向開過去。

沒開出多遠，我們就看到三頭悻悻而歸的牧羊犬，但沒有看到尼斯格勒的身影。

黑夜中的草原。在車燈照射下，空氣中浮動著混濁的灰塵，看起來如同久未清洗的水族箱。空寂荒